



新书点击

春天，总有一天不会迟到

——读《石小聃，没有春天的拐弯口》

□成志达

阅读上我不是习惯于电子阅读，但《石小聃，没有春天的拐弯口》还是靠着滑屏方式预先读完了。惜别依依，那些青春的不羁，那些想走就走、说爱就爱的年华好像随着一阵风散落在了某一个无人问及的角落，当某天一个有心人在一朵云里、在一棵绿柳前替你捡到了它们，这是一种庆幸还是一种不幸呢？答案或许只属于自己。像小说前言里写的，作者问石小聃为什么不给石小丘一个春天呢，石小聃说他生活的30多年里已经把所有的春天消耗完了，再也没有一个多余的春天。当然石小丘也还有着自己的春天——猫。掩卷静思，好像一切都不合理但是让人又说不出什么，只得自己告诉自己说一切都是残缺的可一切又都是美的，作者运用自己的方式正好表达着这样的境况。

首先，可以说这一篇小说是一个天真的写作者替我们追忆了早被我们丢掉的年华。往事散去，依稀只能在梦里打捞起那些残片，用力拼凑终也还是残缺。但残缺里的这份独特的美感又是很多东西无法代替的。其次，当下的现代乡愁正遭遇着一种很尴尬的境况，城市和农村的碰撞形式有很多种，作者作为一个“90后”，大层面的这种碰撞通过灾难后的新生去着笔，小层面的碰撞通过几个人物的命运去安排，在文本形式上能用这样的契合点去写，就多了一层深厚的疼痛感。当然，现代乡愁这一种痛感是能让人引起思考的。

梦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像命运的不定。不知出于喜欢还是因为两者的神秘，好多人是想尽一切法子将两者拉拢形成一种关系。一个人心情的好坏有时

候就是因为昨夜一个说服不了自己的梦境所致。本书的小说情景，作者运用戏谑式的语言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通过梦境安排，继而交代了主人公半生的经历。绕开写作技巧，撇开写作的流程不说，读完小说我总觉得好像把什么东西遗忘在了哪，想找出来但又不知道地方，也不知道该往哪找才合适。矛盾中的反复同梦境与现实中的追索，作者给我们编织着一个多彩的世界。但这个世界里，某些忧伤的气息和书中一些人物的无望，让读者心里一直替他们犯难着。小说以一种记忆性的文字去写，借用石小聃的故事将生活的一些细节复制粘贴，尽管生活里有寂寞和痛苦，但更多的也还是洒落在人间的温暖，这是最安慰人的。从梦初醒到梦清醒，也是一个生活中的个体由没了方向继而找到方向的过程。

作者的文字风格或多或少有点塞林格的味道，霍尔顿的内心独白同石小聃的内心独白很是暗合，一个是“走出去”不得而痛苦，一个是“走出后”不得而纠结。《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语言尽管松散随意，但是安静；看《石小聃，没有春天的拐弯口》，字里行间明显地能够体会到作者的那种不安、慌张的感觉。两本毫无关系的书籍放在一起比较，我只是想说明解读内心的某一种境况。当然，作者作为一个年轻作者，毕竟也还是无法达到这样一个高峰。

感谢作者左小泽，让我很荣幸地成为该书未出版前的极少读者中的一位。读完小说，五月的阳光从树间流泻下来，像在细密地思考着昨天，或许同我们一样知道——春天，总有一次不会迟到！

（《石小聃，没有春天的拐弯口》左小泽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8月版）

百家荐书

品读晚明雅与俗

——读《回首阅明》

□林颀

青年历史学者王建辉这本著作，从服饰、饮食、园林、舟车、礼仪五个方面，走进明人的生活，重拾远逝的记忆。从选材上，便可领略到作者用心，并不着力于明朝文人及其书画艺术，而是把目光聚焦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市井日常；从行文笔法，作者走的也是面向大众、雅俗共赏的亲民之路。雅与俗，是中国文化中一组有趣的比较。雅文化长期唱主角，俗文化偶尔出来跑个龙套，倒也有过如孟元老描绘的东京繁华，然而到了晚明，才真正算得上雅俗共存，且俗文化隐隐然抢足了风头，让一向居于士大夫内阁的雅文化真正走向了民间。

“霓裳羽衣”讲的并非都是绫罗绸缎。从“皇帝的新装”到世族官绅的装束，再到平头百姓的穿着，乃至名妓侍姬的打扮，作者援引史书、笔记相关记载，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明朝的服饰特色。服饰的流变从来就不简单，汉学家魏斐德就指出，浮华的服饰牵连着政治和社会的颓废，在中国古已有之。王建辉显然也注意到了此点。王建辉说，明代服饰包含了伦理与等级的因素，是传统的一面，而款式、设计上的较多创造则是“新”的表现。明人穿衣求新求异到达极致，于是有了当时所谓的“服妖”。公子少爷着乞丐装招摇过市，男女反串更是常例，柳如是便是一身男装去拜谒钱谦益的。服妖的出现，暗含了自我解放的心理诉求，而由此引发的大众文化风潮，更是对等级制度的冲击。

明代文人张岱回忆，“自庄逵以至穷檐曲巷，无不灯、无不棚者”，可见元宵花灯此类通俗文化的兴盛；“大家小户杂坐门前，吃瓜子、糖豆，看往来士女”，则说明当时士绅都积极参与其中，模糊了阶层分野的界限。每逢佳节往往还有地方戏剧上演，剧目常出自文人之手，其中不乏屠长卿等官员，精英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接纳显然已成格局。李渔不仅家里养着戏班子，而且他还自己填词、作曲，兼职导演，侍

妾乔、王二人就是挑大梁的主角。李渔的《闲情偶寄》，文震亨的《长物志》，对于园林建筑都有着系统的阐述。闲情也好，长物也罢，那都是生活美学，对艺术的品鉴延展到日常之物，不仅与诗书礼乐相和，更与柴米油盐有关。

明朝朝政积弱不振，文化生活却奔放自由，逸乐和追逐流行的气氛，酝酿着社会表层下的暗流。明初时，朱元璋的早饭“只用蔬菜，外加一道豆腐”。到了宪宗时，豆腐依然是早餐供食，但是却要用百鸟脑酿成。官僚士人自然也不再安于朴素的生活，书中描述的各种饮食风气令人惊诧，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意味着社会精英由雅而俗，一径奔向了市井的喜乐，眼下的满足已成了他们人生的目的。雅奔着俗而去，俗也迎头向着雅而来。当时流行“皂快书房”，其中有一间，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漆金凉床，两边是彩漆描金书橱，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黑漆琴桌、螺甸交椅。谁家书房如此雅致？原来是兰陵笑笑生书中的西门大官人。文人诗画多为豪绅巨商收购。附庸风雅，跟风仿学，蔚然成了社会潮流。

张岱晚年自为墓志铭，说自己“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妾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那些华美美食、鲜衣怒马、园林亭榭、画楼歌舫的具象，后来幻化成了“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梦呓，雅与俗，生与死，悲与欢，人人都是夜航船上的羁旅过客。张岱是世家公子，后来在国破家亡的境地，始终气节不折孤绝拒降，宁愿布衣蔬食耕田打柴，与折鼎病琴残书缺砚不离不弃。这才是精神骨子里真正的大雅啊！

《回首阅明》主要从物质角度解读明朝生活史，而有见识者当可从中读出人生之大觉悟。晚明之雅之俗，又岂止于奢华享乐？

（《回首阅明》王建辉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年8月版）

书市扫描

《白说》

作者：白岩松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版

本书是作者继《幸福了吗》、《痛并快乐着》之后的全新作品，袒露“自传”式的心灵履历。作者通过近年来于各个场合与公众的深入交流，以平等开放的态度，分享其世界观和价值观。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涵盖时政、教育、改革、音乐、阅读、人生等多个方面，温暖发声，理性执言。



《拚了命 尽了兴》

作者：小令君

武汉出版社2015年8月版

本书是北大学霸王令凯写作的心理学、青春励志类书籍。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在大学里能感觉到一切皆有可能，有无数种将来摆在你面前，跨出校门你可以成就一切；而当你真正跨出来的时候，必须作出抉择，当初摆在你面前的千万种将来，不过是幻影。但是，你必须前行，没有任何一种逃避能得到赞赏和表扬。



《不存在的女孩》

作者：(美)露丝·尾关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8月版

本书被誉为美国版的《海边卡夫卡》。主人公露丝在海岸边捡到一只午餐盒，里面静静躺着一本日记，逐页阅读，她发现，一切可追溯于一个日本小女孩安谷奈绪在女仆餐厅中写下的关于自己和她104岁太祖母的传奇故事。书中探讨了欺凌以及人的良知天性、生存的意义等各种命题，充满了隐喻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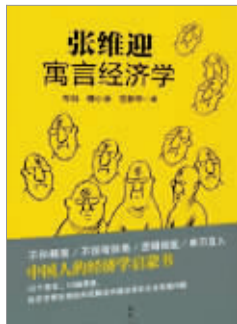


《张维迎寓言经济学》

作者：岑科 傅小永 邓新华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

本书整理精选张维迎著作和演讲中的42篇经济学寓言，涵盖张维迎经济学理论体系。由三位年轻经济学家撰文，厘清寓言背后的经济学原理、特定的时代背景、社会观念变迁，力求以便捷、轻松的方式，让读者了解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投稿邮箱：ljz@cnnb.com.cn